

虽然多年的战乱结束了，但战争中形成的以毒养军、以军卫毒的状况，已成为阿富汗挥之不去的梦魇。枪支与毒品互为支撑，犹如盛开在“金新月”上空的两朵邪恶之花，紧紧地扼住了普什图族人命运的咽喉……

西亚金新月的 枪与毒

撰文/晶凌 孙闻 摄影/Reza 执行/雷东军 汤剑华

阿富汗许多部落都组织工匠，将缴获来的步枪拆解并仿造，仿造枪支的手艺逐渐成为当地人引以自豪的传统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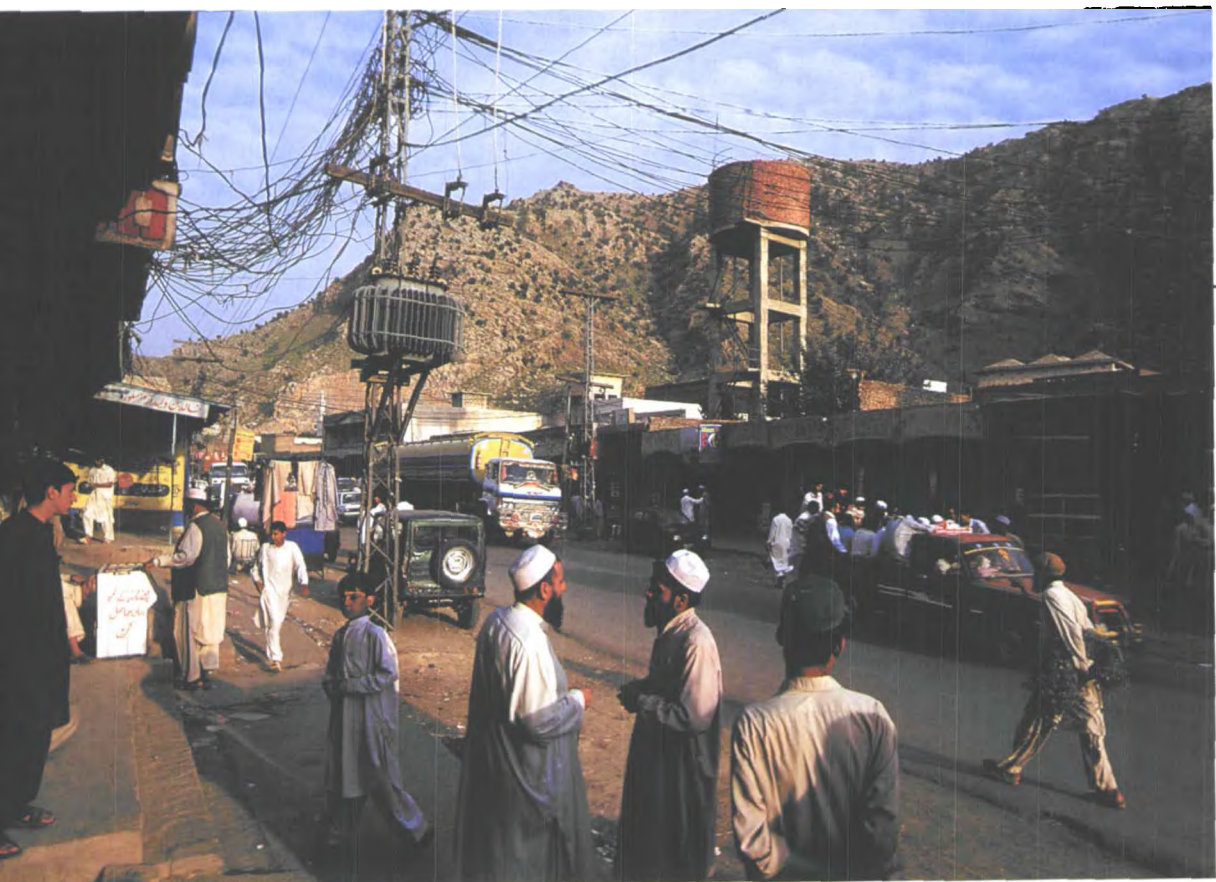






一位隐士的追随者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用水烟管吸食大麻。“金新月”是中亚大麻主要的生产地区。





■ 达拉村中惟一的购物街，在这里枪和毒品可以任意买卖。普什图人仅仅遵守自己的一套规则——普什图准则，国家的法律没有任何效力。

“我叔叔与其说是省督，不如说是部族的长老。”在到达楠格哈尔当晚的宴会上，坐在我身边的小阿卜杜拉很坦率地对我说，“而要成为部族领袖，第一要有公信力，第二就要有钱”。说到公信力时，他做了一个手枪的手势。而钱从哪里来，小阿卜杜拉告诉我，来自家族庄园里的种植以及从农民那里收购的大量“经济作物”。

那是2003年1月，一个偶然机会，我来到阿富汗东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楠格哈尔省。就是这次的行程，让我亲眼目睹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带一种鲜为人知的特殊政治经济生态——以枪支和毒品为支柱的生存方式。

当时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刚一年，权力所及只有首都喀布尔及周边几个省。像楠格哈尔这样的地方，真正说了算的是省督丁·穆罕默德。之所以叫省督而不是省长，是因为

穆罕默德除了负责楠格哈尔省的行政事务外，手下还握有一支2万人的私人武装。穆罕默德的哥哥就是曾担任阿富汗临时政府副总统、于2002年7月6日遇刺身亡的阿卜杜拉·卡迪尔。

后来，穆罕默德在政府召开的一次全国铲除罂粟大会上率先承诺，他的家族将永久性放弃罂粟种植。我才知道，所谓“经济作物”指的就是万恶之花——罂粟。

穆罕默德所属的卡迪尔家族经营楠格哈尔省长达50年，到了穆罕默德和阿卜杜拉兄弟这一辈，家族的势力达到鼎盛。阿卜杜拉的儿子、时任穆罕默德特别助理的小阿卜杜拉，成了我在阿富汗的重要交流伙伴。通过他，我最终了解到该国鲜为人知的另一方面——发生在著名“金新月”毒品三角地带的故事……

普什图族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山区。生活在楠格哈尔与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普什图族属于同一个族系。历史上，这里的人就擅长锻造、冶炼手艺，世代都以做刀和长矛为生。

枪与毒的源流

追

溯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史，其实与这个国家的私造枪支史同出一源，都是19世纪初英国在南亚殖民的产物。19世纪英国侵占阿富汗时，遭遇到生活在阿富汗南方和巴基斯坦北部的普什图族人顽强抵抗。在抵抗初期，普什图族各部落组织工匠，将缴获来的英军步枪拆解并仿造，然后分发给族人与英军战斗。从此，这种仿造枪支的手艺就成为普什图族人引以为自豪的传统产业。

自古以来，普什图族人的自治区域就有自己的法律——习惯法和警察。巴基斯坦独立后，这一切也为政府认可并得以沿袭至今。所以，巴基斯坦法律虽然禁止民间制作、贩卖枪支，但在普什图族人区域并不适用。巴基斯坦政府为维持部族地区的稳定，对普什图族人区域的习惯法和部族警察也给予一定程度的默认。

普什图族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山区。生活在楠格哈尔与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普什图族属于同一个族系。历史上，这里的人就擅长锻造、冶炼手艺，世代都以做刀和长矛为生。

从1839年至1919年，英国对阿富汗发动了3次侵略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历次英阿战争中，位于楠格哈尔与白沙瓦交界处的两国东部重要通路——开伯尔山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的普什图族人自然成了抵抗英军入侵的主力，私人枪支作坊在战争中蓬勃发展起来。因此，英国对阿富汗发动的殖民战争，可以视为普什图人大量私造枪支的开始。

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使普什图人的私枪作坊进入了又一个高速发展期。在许多临时车间里，部落地区专门仿造武器的手工造枪者专门仿制苏军的制式步枪——卡拉什尼科夫系列，其中以其基本型AK-47突击步枪产量最大。

这一年，阿富汗的毒品种植、加工和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此前，虽然罂粟种植已是楠格哈尔省农民的传统作物，但鸦片更多是以药品形式存在，而非毒品。随着阿富汗被前苏联占领，阿富汗各地部族反苏武装斗争声势日隆。但由于部族经济基础薄弱，加之战乱纷扰，无暇生产，反苏斗争的经济来源只能依赖以鸦片为主的毒品贸易。

从那时起，罂粟种植迅速从楠格哈尔扩展至阿富汗全境，尤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交界地区为盛。由于该地区形同新月，故被称做“金新月”地区。由阿富汗向北经克什米尔、塔吉克斯坦至俄罗斯，以及向西经乌兹别克斯坦至伊朗、土耳其的两条“毒品之路”日渐成形，阿富汗的毒品开始蔓延到欧美、亚太等世界各地。



■ 来复枪上的罂粟花与两名士兵构成一幅绝妙的画面，让人对“金新月”地区毒品与枪支的微妙关系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 在枪铺里，老板向顾客推销自己的来复枪。
如今普什图人已成为现代武器的精确复制者。

1989年2月，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由于各武装派别政见不合，分肥不均，随即爆发内战。之后塔利班崛起，各派又结成反塔联盟与之斗争，直至2001年10月美军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阿富汗内战才告结束。从1979年到2001年，长达22年的战乱虽然结束，但战争中形成的以毒养军、以军卫毒的政治生态，已成为阿富汗挥之不去的梦魇。

暗访达拉村枪铺

天下午，我与小阿卜杜拉驾车从楠格哈尔首府贾拉拉巴德出发，向东南行驶150公里，来到著名的开伯尔山口。由于提前与边境两边的军警打过招呼，我们很快办好了临时过境手续。

车出开伯尔山口，再南行约1小时，到了一个叫达拉的小村子，我们下车到一家茶馆小憩。正喝着茶，远处突然传来一串急促的枪声。我心里一紧，不由得起身出门张望。小阿卜杜拉却若无其事地说，别担心，是有人到枪店里买枪。我心里明白，在这个枪支泛滥的普什图族部落里，如果没有他带领，像我这样的外人根本无法踏入这个村子半步。

“你到枪店看看可以，如果你不买，就不要问价，不能拍照，也不能去他们的门口。”小阿卜杜拉跟我约法三章后，同意带我去枪店。看得出来，尽管他身份不一般，但是在这里仍然不敢有丝毫大意。

走进一家店铺，
我不由大吃一惊。
铺子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但四周
依墙而立的货架上
摆满了上百支各色
枪械……



在父亲和爷爷的保护下，一名儿童躺在即将出售的武器中呼呼大睡，全然不知外面世界的喧嚣与残酷。





离开茶馆再次上车，不到5分钟，来到一条两侧全是白色平房的街道。街上行人秩序井然，但我隐隐嗅到了空气中的火药味。“看吧，这两边的铺子全是卖枪的。”小阿卜杜拉朝我努努嘴。

走进一家店铺，我不由大吃一惊。铺子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但四周依墙而立的货架上摆满了上百支各色枪械——美国M16、德国G3、比利时FAL……当然最多的还是卡拉什尼科夫枪系的各个亚种。走了几家店铺后，我发现他们陈列的商品大同小异，从事的都是批发生意。在长达2800公里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分布着数以百计像达拉这样专门从事枪支仿制的村子。

如果事先不知道，我根本看不出这些枪是仿制品。外观上，它们足以乱真。有的已经对真品做了改进，在外观或性能上甚至超越了真品。在一家店里，我看到了一把镀铬的美式M16步枪。老板说，这是一个部落长老给自己的保镖定制的，因为他觉得原版M16的黑色不够醒目。

另一家店陈列了一把AK-47，它装了一枚特制的弹夹，让人叹为观止。弹夹超长，呈新月形向前弯曲至枪口。老板介绍，这个弹夹的装弹量可达90发，是普通AK-47的3倍。我问老板：“它会不会因为装弹太多而卡壳呢？”老板抄起一把递到我手里，示意我到外面试试。由于有小阿卜杜拉的约法三章，我婉言谢绝，匆忙离开了这家铺子。

小阿卜杜拉告诉我，在达拉，不论任何型号的枪，工匠都能仿造，但最负盛名的仿造枪还是卡拉什尼科夫枪系的各种枪支，月产量可达上千。有趣的是，这些仿制枪上还刻印着苏联造、中国造、保加利亚造等字样。

■ 工人在组装来复枪。由于好战的历史，所有的普什图族人家中都有自己的军火库，里面备有各种武器，甚至还有火箭炮。（上图）

■ 作坊里，当地人在生产木质来复枪托。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分布着数以百计专门从事枪支仿制的村子。（右图）

达拉村作坊里的工匠都是父子、兄弟和亲戚的家族式关系，手艺也是通过父传子、子传孙或兄弟互传的形式学习。努尔从小耳濡目染，掌握了造枪手艺。

邂逅枪作坊工匠

在

街尾的一间店铺里，我们看到，一位戴眼镜的老工匠正在往组装好的仿造枪上刻印商标。地上摆着许多印有俄文、英文、汉字等各种牌子的枪支包装箱，我们看到有苏联造、罗马尼亚造、保加利亚造、中国造等。从打印制造国、制造年月、序号等工序开始，不用10分钟，一支仿制前苏联的AK-47自动步枪就摆在我的面前。

老工匠名叫努尔，这家店铺就是他开的。他自豪地说，达拉村造的AK枪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想，这话要让卡拉什尼科夫听到，不知会做何感想。他还告诉我，一支仿制的AK步枪零件有上百个，除扳机、枪管包给旁遮普地区的钢铁厂商制作外，其余零件在达拉村的工厂和作坊里都可完成。现在村里准备建一个炼钢厂，以回收的废旧汽车炼钢。等钢厂建起来，造枪的全部工序都可以在村里完成。

努尔说，达拉村作坊里的工匠都是父子、兄弟和亲戚的家族式关系，手艺也是通过父传子、子传孙或兄弟互传的形式学习。他的父亲也是造枪工匠，当时没钱盖作坊，父亲就把自己的家当成了组装枪支的车间。努尔从小耳濡目染，掌握了造枪手艺。15岁那年，他接了父亲的班。时值抗击苏军入侵，达拉村仿造的AK-47自动步枪供不应求。他18岁时，苏军开始撤离阿富汗，枪不好卖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努尔离开达拉村，投奔卡拉奇的亲戚。1993年，在卡拉奇银行当保安的努尔接到父亲从家乡打来的电话，说苏军撤退后，阿富汗内战愈演愈烈，来达拉村买枪的人又多起来，让他马上回家。回到家乡，努尔用当保安攒的钱租了一间作坊，又把离村外出打工的两个弟弟叫回来，3人重操旧业，又开始仿造AK步枪的营生，作坊月产AK枪20支。当时一支AK枪售价高达300~400美元，收入3兄弟平分。这种收入在当地算是相当丰厚的。当时全村作坊铆足劲，一个月可以生产1万支各式枪械。据说，在俄

罗斯，正品AK-47自动步枪单价超过300美元，而这里只要150美元一支，另赠子弹300到500发，多买还有优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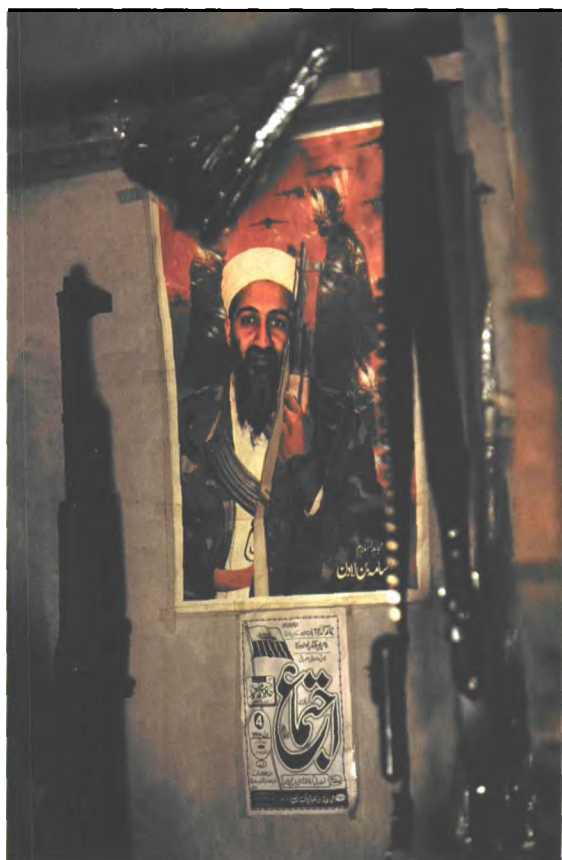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塔利班的倒台，阿富汗局势日趋平静，枪的生意大不如前。

努尔告诉我，像他这样前店后厂的作坊，全村有2600家，目前村里步枪的年产量维持在5万支。至于枪被谁买走，卖枪的从来不问，这是村里百年来的规矩。不过，从各家店铺张贴的海报也能猜出个大概。在这里，本·拉登的画像和印有其“语录”的招贴是最流行的装饰物。有的还将拉登手持AK-47的照



■ 孩子也是武器制作的积极参与者。他属于阿非利基人，这是普什图12个主要部落中专门从事武器制造的部落。（右上图）

■ 制造武器有一些危险的步骤，例如在使用盐酸的过程中会有毒气散发。图中的工匠在将枪支部件放入盐酸中。（左上图）



■ 本·拉登手持AK-47的照片是枪铺卖枪的绝佳广告。许多枪支交易就是在这些拉登的海报下进行的。

片放大，张贴在门口最显眼的地方做广告。

虽然仿造枪支的确切数字和流向无从得知，但枪支的泛滥无不与局部地区冲突、动乱、国家权力出现真空等原因有直接关系，这从达拉村造枪作坊的几度兴衰便可看出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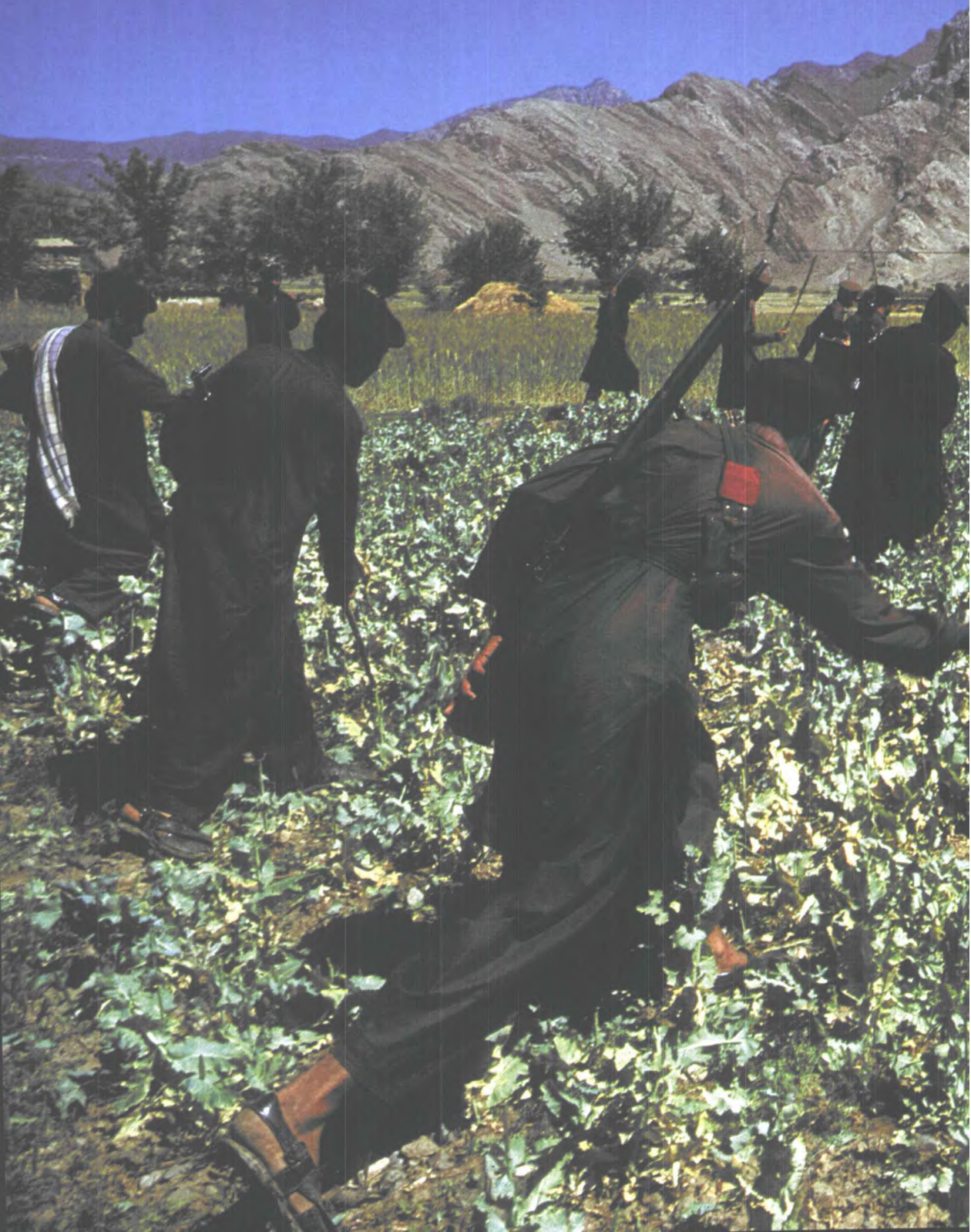
下午5点，来这里买枪的人开始多起来，同时刺耳的枪声不断传来，时而单发，时而连发，原来这是买枪人在试射，火药味四处弥漫。如果没有枪声，从远处的山头向这里眺望，会以为眼前是一片炊烟袅袅的祥和景象……





孩子们在手工作坊里制作仿制枪。由于这些仿制枪支价廉物美，大都具有很好的销路。

当地民兵正在捣毁一片罂粟地。阿巴边界由部族统治，是毒品走私的理想区域。许多秘密毒品实验基地就藏身于此。





■ 在罂粟种植地，人们的生活已与毒品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阿富汗几乎所有省份都种植罂粟，毒品收入已成为许多地区重要的经济来源。（左图）

■ 艳丽的罂粟花，罂粟果就藏在花中，村民用刀割开它，收集浆液。罂粟易于种植，在贫瘠干旱的土壤里能够顽强生长。（右图）



农民低收入、高失业率，鸦片种植的巨大利润以及阿富汗大片的贫瘠土地（除了种植罂粟外，实在想不出能种其他什么农作物），这些原因吸引农民成为罂粟种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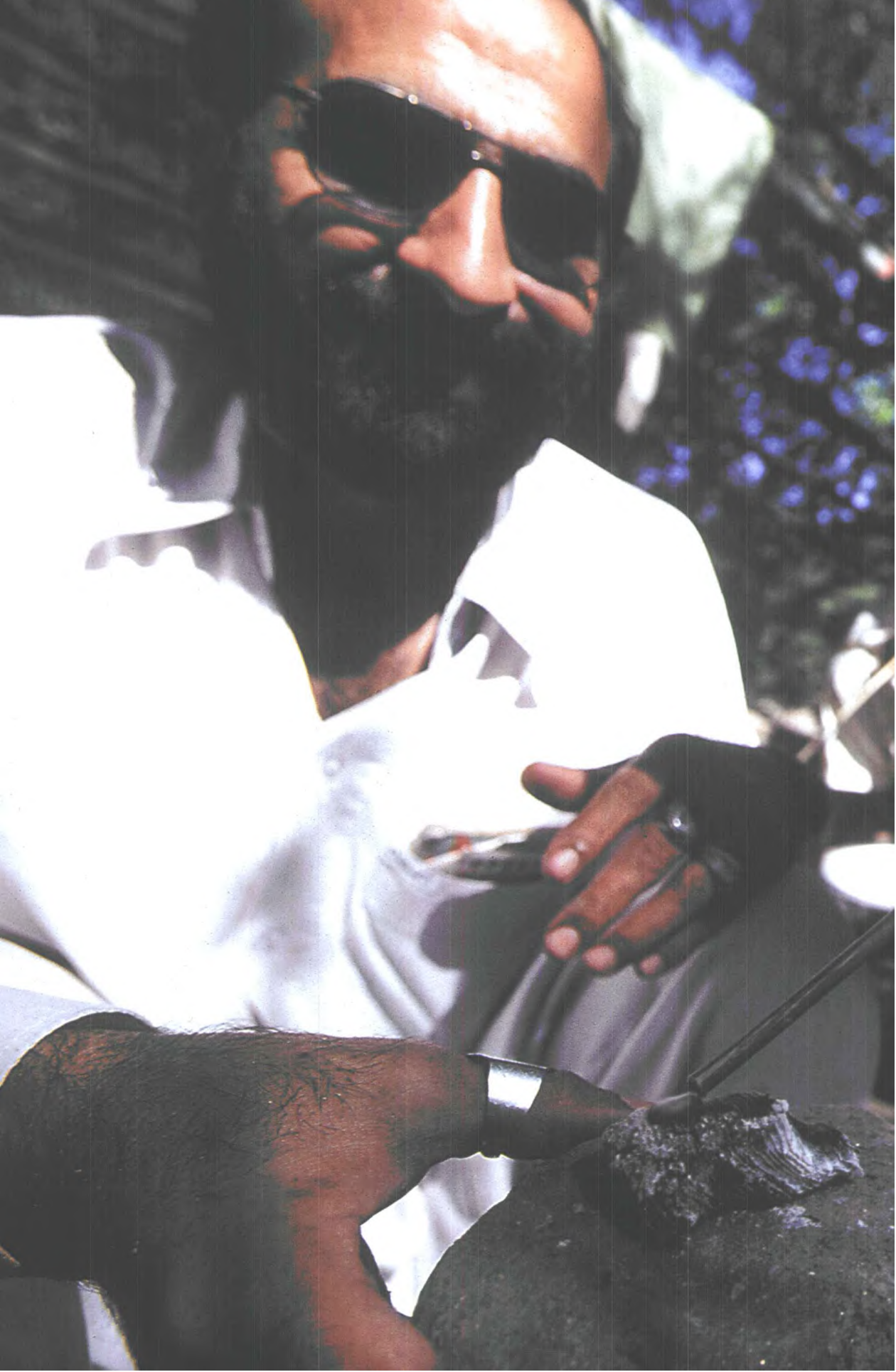
枯萎。此后，罂粟种植工作就和其他作物大体相似，而且由于罂粟本身并不需要很多水分，因此在阿富汗这样的干旱地区反而更适于生长。

秋季播种后，到第二年4月，田间地头就会开满红色、白色、紫色等美艳的罂粟花。花败之后，结出罂粟果，繁重的工作就此开始，因为收获鸦片是一项很繁琐的工作。拉特尔说：“在成熟的罂粟果上，首先用刀片沿着它表面的脉络轻轻划开很多小口子，乳白色的浆液就会顺着开口慢慢流出来，等到第二天这些浆液凝固成褐色后，再用特制的铲状刀片把它刮下来，这就是生鸦片。一天后，还会有浆液流出来并凝固，然后再重复一次同样的工作。每个罂粟果需要3次这样的工作，最后合在一起，只能刮下指甲大小的一块生鸦片。一片地里无数的罂粟果，都需要烟民重复这个简单而繁琐的工作。”

收集罂粟浆液时，拉特尔一般会雇6个人一起做，1个月就能完成收集，并得到生鸦片。每10公斤鸦片可以提取1公斤海洛因。

农民低收入、高失业率，鸦片种植的巨大利润以及阿富汗大片的贫瘠土地（除了种植罂粟外，实在想不出能种其他什么农作物），这些原因吸引大量农民成为罂粟种植者。有些人没钱购买种子，就先和鸦片贩子借钱，收获后用鸦片还债。为了还债及维持生活，他们就要种植更多的罂粟。一旦收获不了足够多的鸦片，他们就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的债务漩涡中。

每到收获季节，鸦片商贩就会来到村里收购，村民也可以直接将鸦片拿到巴扎上进行交易。种植罂粟让很多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一个名叫法希姆的服装小贩告诉我：“以前那些农民来买衣服，不仅买的数量少，而且每件都要侃半天价。现在他们从来不还价，而且一买就是很多件，回去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





在阿巴边境，一些人经常聚众吸食大麻。他们燃烧大麻，使它散发出烟雾，并借助稻草管将烟雾吸进自己的肺里。



这个男孩在照看家里的鸦片店铺。由于鸦片和大麻可以自由出售，因此当地许多商店都有充足的货物供人选购。





■ 在商店里，一个年轻人展示他用山羊皮储存的大麻。
大麻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毒品。

最近的一次交易最终促使这个亡命之徒金盆洗手。由于被警察发现，不仅他的一个朋友为此丧命，也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

金盆洗手的鸦片贩子

如

如果说这些农民是罂粟种植的获利者，那么鸦片贩子则是暴利的获得者。阿富汗有两个主要的鸦片集中地，分别是东北的巴达赫尚省和西南的赫尔曼德省、坎大哈省。这是因为，只有这两个地方有将鸦片提取成海洛因的设备，同时这两个边境地区是阿富汗鸦片对外出口的必经之地。越靠近这些边境省份，鸦片的价格就会越高。在喀布尔，1公斤鸦片如果卖200美元，到了赫尔曼德省就能翻两三倍，而一旦运到伊朗等国家，价格还要继续翻番。如此暴利，怪不得吸引了众多亡命之徒。

当努尔扎伊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高高瘦瘦、穿着米色西服的帅小伙儿是一个鸦片贩子，并为此在2003年坐过大牢。后来由于结婚等原因，他最终弃暗投明，过上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早在1996年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时，16岁的努尔扎伊就跑到邻国伊朗，在一个亲戚的影响下做了两年烟贩买卖。随后，由于高额利润的诱惑，1998年他回到喀布尔，开始贩卖鸦片。

“当时我和尼姆鲁斯省一名警察官员合作贩卖鸦片，我负责在喀布尔收集鸦片，他则派人开车将货运回尼姆鲁斯。那时1公斤鸦片在喀布尔卖到近500美元，但在尼姆鲁斯会升到1000美元，我和那个警察就赚这个差价。我拿其中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归他。因为从喀布尔到尼姆鲁斯这段路比较危险，需要他出面在许多关卡打理。”

“我在喀布尔认识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人，他们白天都有正当职业，如小商贩、银行职员、政府雇员等，但是下班后，我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商量鸦片生意。我从他们手里买货，质量基本有保证。如果遇到质量不好的，我下次就立刻换卖家。”

当我问他把鸦片交给尼姆鲁斯警察之前，总放在自己家里是否安全时，他说：“我们每隔一两个月做一次交易，每次我都会把大约100公斤的货让他们运走，但之前我不会把货放在家里，而是先和那些卖家商量好能从他们那里拿到多少。当我最终凑齐后，会在一天内将货全部收齐，那个警察当天晚上开车过来，拿到货后连夜赶回去。”

最近的一次交易最终促使这个亡命之徒金盆洗手。由于被警察发现，不仅他的一个朋友为此丧命，也让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刚从一个人那里拿好货准备回家，就被警察盯上了。警察开车在后面猛追，我的朋友飞快地开车，想甩掉他们，同时把货偷偷扔出车子。我们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也有警车开过来，准备把我们堵住。情急下，我们把车开出了主路，沿着旁边的土路一直开到一个小山坡上。但是山路非常糟糕，我们的车根本开不过去。警察知道我们从那边走不了，索性就在山下把车停下来，等着我们来自投罗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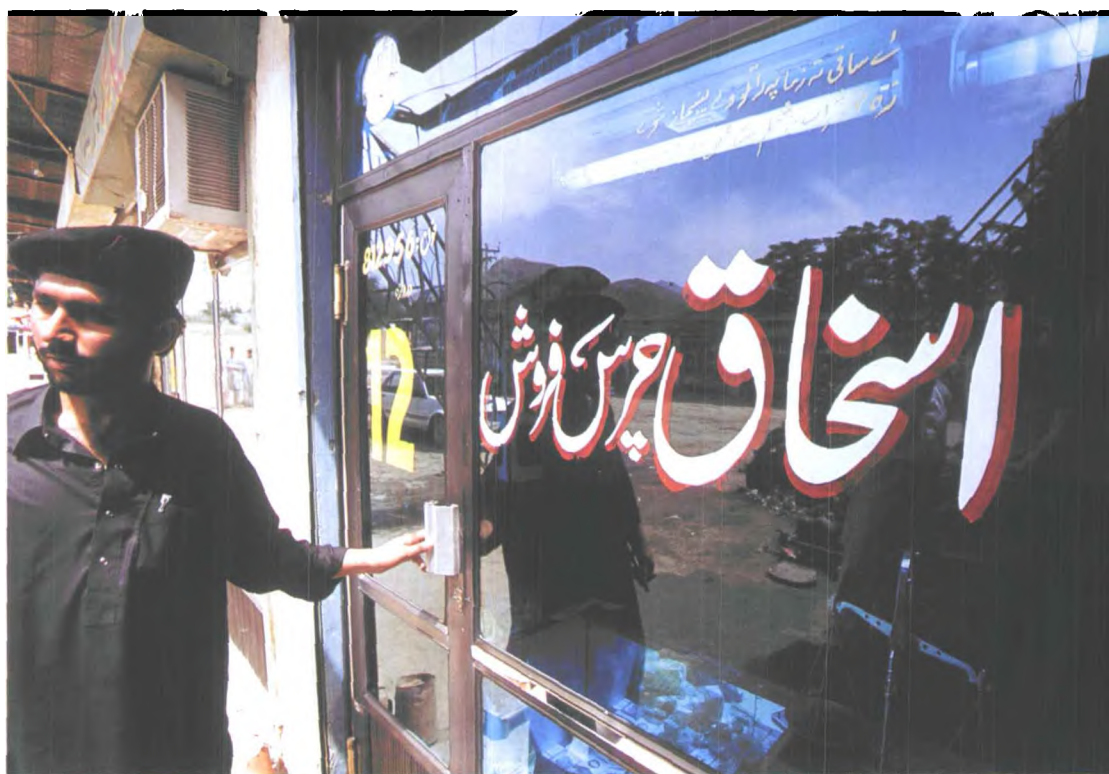
“僵持一段时间后，我们准备冒一次险。我朋友开车以最快速度猛冲下山，准备斜着插向两辆警车的前面逃走。下山的路也很糟糕，而且近1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几乎把我颠出车。这时，警察向我们开枪，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紧张地把后背使劲贴在椅子靠背上。忽然一颗子弹从我面前划过，打中了朋友的太阳穴，血溅了我一身。”

这件事让努尔扎伊不仅失去一个朋友，还被警察关了一年监狱。从此他就放弃这种冒险，后来结婚，生活逐渐稳定，也就彻底告别了亡命生涯。“和过去比，现在做小生意利润小得多，不过起码还算稳定，不用家人为自己担心。”他告诉我。

布满荆棘的禁毒之路

鸦

片交易不仅在阿富汗国内盛行，更使阿富汗成为中亚地区重要的鸦片出口国。从北边的鸦片集中地巴达赫尚，大量鸦片被运往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在俄罗斯，鸦片被提取成吗啡或海洛因后，再运往欧洲一些国家；从南边的赫尔曼德和坎大哈省，大量鸦片输入伊朗，使之成为鸦片消费大国，但是很少人吸食海洛因，因此部分鸦片被制造成海洛因后继续运往亚欧其他国家。据统计，从阿富汗经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伊朗、土耳其，一直延伸至巴尔干这条贩毒路线，便是知名的黄金新月湾，每年涉及4000亿美元毒品交易，占有欧洲海洛因市场的八成份额。



■ 一名士兵站在一个大麻店的招牌前。由于毒品的巨大利润，当地政府往往无法对它“痛下杀手”，只能听之任之。（上图）

■ 当地官员、民兵和村民共同召开会议，目的是说服村民毁掉种植罂粟的田地。（右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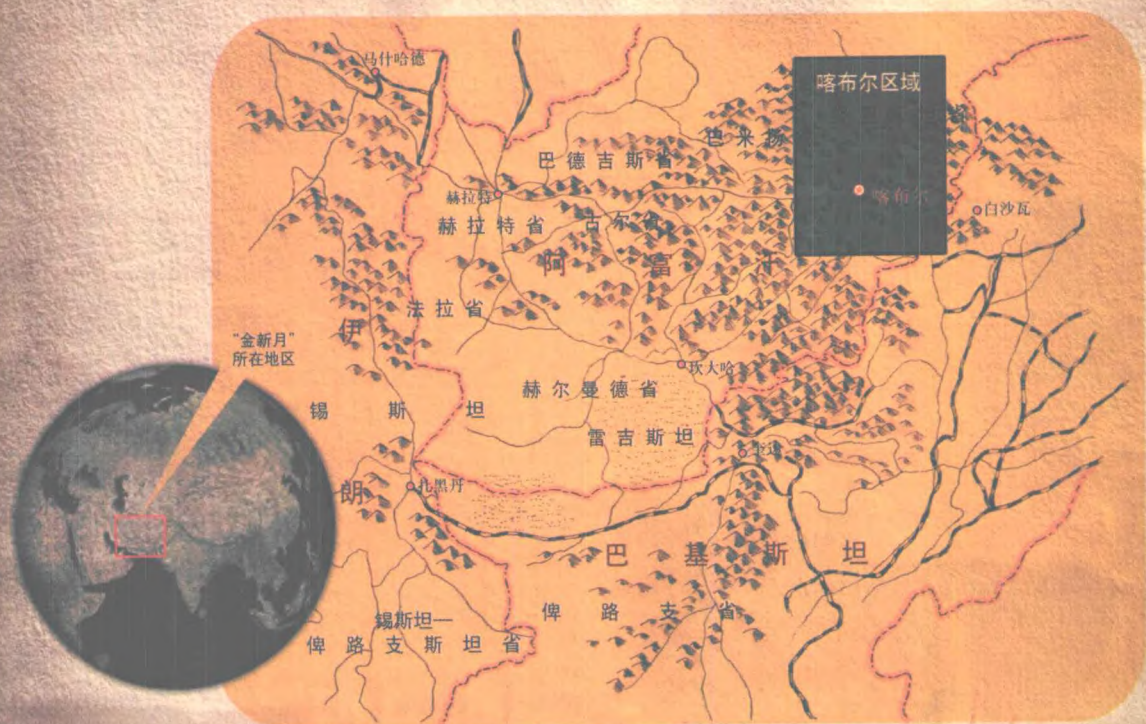
尽管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有了一定减少，但是随之带来的鸦片价格上升，以及政府官员、地方军阀、鸦片商贩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禁毒之路布满荆棘。

鸦片走私带来了巨额利润，由于现金在流通环节中并不方便，所以由走私车辆取而代之以。每年都有大批走私车辆源源不断从欧洲运到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最后流入阿富汗。很多鸦片贩子以极低的价格拿到进口车，然后以高价倒卖给其他阿富汗人，从而以另外一种形式实现贩卖鸦片所得的利润。

鸦片走私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利益不均等，导致枪杀、绑架等犯罪现象屡见不鲜。每年发生在阿富汗警察和各地鸦片种植者之间的冲突不计其数。但是，一些地区的农民守着贫瘠的土地，除了种植鸦片之外无以为生。拉特尔告诉我：“我们也不是非要种鸦片，但是你看这里的自然状况，没有雨水，土地贫瘠，除了鸦片能够生长外，其他作物都不行。每年警察都会来命令我们停止鸦片种植，但是政府也没有提供给我们其他的替代物，不种就会饿死。所以每年种植期，我们只要塞给警察一些好处费，他们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法里亚布省的古兹万地区曾是繁荣的鸦片交易中心，每个星期会有3大巴扎开放。每到这时，很多当地甚至南方来的小贩、农民就会带着自己种植的各种粮食、物品或者鸦片到巴扎上进行交易。“卖鸦片和卖其他粮食的小贩没有任何区别，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各自叫卖。只是卖鸦片的人要交纳每公斤2美元的税，缴税后不会有任何人找他们麻烦。”拉特尔说。

“金新月”地区示意图



阿富汗喀布尔地区示意图

世界四大毒品产区

(1) “金三角”地区：包括缅甸、泰国、老挝及印度等一些邻近地区，面积大约为 20 万平方公里。

(2) “金新月”地区：主要由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交界地区组成，同时还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部分地区。

(3) “银三角”地区：即拉丁美洲地区。其中心是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秘鲁。

(4) “黑三角”地区：即非洲西部几内亚湾沿岸地带。





■ 商店里展示的花花绿绿的各国钞票，表示这里可以兑换外汇。由于枪支和毒品可自由买卖，“金新月”地区吸引了许多国家的买家。

听了他的话，我不知道是该为这些警察的“体谅”感到高兴，还是为发现鸦片种植屡禁不止的一个原因感到愤怒。

20世纪90年代，无休无止的战争令阿富汗放弃了除鸦片以外所有的种植业。1989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为1200吨，10年后这个数字飙升到4600吨。到2000年6月，塔利班政权为了获得承认，开始与联合国控制毒品与防止罪案机构合作，禁止鸦片生产。当年，鸦片产量骤然降至185吨，较前一年减少95%，是历史上最低产量。但是“9·11”事件后，塔利班政权突然中止与联合国的合作，禁植鸦片行动也由此画上句号。

据联合国缉毒署统计，阿富汗已成为世界上种植毒品最多的国家。2003年阿富汗鸦片产量达到3600吨，成为世界上海洛因原材料最大的生产国。2004年阿富汗罂粟种植面积较前一年增加了64%，罂粟种植遍及阿富汗全部34个省，共计13.1万公顷，以4000吨的鸦片产量“蝉联冠军”。

国际社会和阿富汗政府已经意识到毒品问题的严重性，积极面对并解决这一问题。尽管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有了一定减少，但是随之带来的鸦片价格上升，以及政府官员、地方军阀、鸦片商贩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势必使阿富汗政府的禁毒之路布满荆棘。有联合国官员称，阿富汗至少需要20年才能消除鸦片。斩断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半的经济来源，对一个国家来说，其震动是全方位的。

对于未来，拉特爾无奈地说：“我们并不想种鸦片，如果政府给我们提供其他谋生的方法，我们就放弃种植。”禁毒真能像他说的那样轻松吗？目前还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这个男孩站在田头，笑容可掬地向我们展示采集鸦片的工具。2004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达到了4000吨，比2003年增加17%。尽管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禁毒之路仍很漫长。C





34 Twister, the Fatal Killer

Twister, the frightening natural force, brings the fastest wind in the world. It's mysterious and always unpredictable, full of threaten and destructive power.

48 Guns and Drugs in Golden Crescent

The war was over, yet the situation that "drugs supply army and army protects drugs" has become an nightmare of Afghanistan.

82 Flower Yao

Ladies here all dress in vivid and hot colors, like dazzling flowers. That might be why people repute them with the name Flower Yao.

96 Empire Beneath the Ruins

Yinxu was the earliest long-lasting and stable capital city in Chinese history and was the most unique eastern city in the world in middle of Bronze Age, while it turned to be ruins and wasn't found until 3000 years later.

116 Majie Storytelling Meet, Heaven for Folk Musical Art

In some ways, it's the "utopia" of ordinary people, a tradition leaving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modern people. No matter rich or poor, anyone could let out their joy and pain inside. That's the charm of the old Majie Street, heaven for all kinds of folk musical art.

130 Archway Group Along the Ancient Post Road

Stone memorial archways are one after another in the small town of Longchang. They create strong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build up precious cultural corridor for the town. Far from the noise of cities, this place seems in another world...

142 Dead Water Without Billows

In those days, people didn't have too many complain and lives were still kept going on. No one cared how long the dying dynasty could hold on.

本刊法律顾问:

首届全国十佳律师 岳成律师

在《文明》上刊载的图文作品的著作权人,均已授权本刊发表声明如下:任何单位如欲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在《文明》上发表的所有图文,应取得本刊的书面同意,如有违反,本刊将代表著作权人追究其法律责任。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Items of Every Issue

8 Monthly Talking 10 Reader's Forum 24 Civilization Fraction 28 Civilization Classics 146 Monthly Essay 148 Editor Front Line 150 On Assignment

Cover Photographer: Reza

天津电视台沟通栏目为本刊电视合作伙伴

新浪网 (www.sina.com.cn) 为本刊网络合作伙伴

